



日本倉田百三原著
出家及其弟子
孫百剛譯

上海
創造社出版部
發行



出家及其弟子

序孫譯出家及其弟子

在民衆要求解放的思潮日高一日，革命還沒有徹底的現在，把倉田百三的“出家及其弟子”的譯本拿來付印出版，或者有點說不過去。因為這是一部宣傳愛的宗教的劇本，是一種純粹的藝術品，是 Sentimentalism 的結晶體。尤其當一般文學上的 Pragmatists 正在提倡排除感傷主義，打倒藝術廢止宗教的這時候。

然而再回頭來一想，把古今的藝術總體積加起來，從中間刪去了感傷主義，那麼所餘的還有一點什麼？莎士比亞的劇本，英國十八世紀的小說，浪

漫運動中的各詩人的作品，又那一篇得完全脫離感傷之域？我想感傷主義是並無妨害於文學的，不過須有一箇相當的限度，我們要不流於淺薄，不使人感到肉麻，那麼這感傷主義，就是文學的酵素了。

藝術和革命，並非是相尅，却是相生的這件事實，明眼人都能夠辨識，我曾在各處力說到如今了。雖然一篇抒情詩，並不是符咒，並不是鎗炮刺刀，但是革命家的情緒，非藝術不能培養，一般民衆的熱忱，非藝術不足以挑發，大家但看現在一切革命反革命的運動中的宣傳工作，就可以知道了，我們且不必遠引諸俄國革命以先的文學運動，和法國恐怖時代以前的啓蒙哲學。

宗教在現在，雖只成了枯骨殘骸，不復能啓發我們的靈性，然而這罪係在一般宗教家的曲解教義，營私舞弊。與宗教的情緒和皈依的悅樂是無關的。革命軍的勇不顧身，少年同志的視死如歸，服從黨紀，正是宗教心的發露。人心一日不死，革命一日不成功，這一種宗教的情緒，是一日不可缺少的。我們只須把主義拿來代宗教，則宗教成立的理由，

還依然存在，所以說到廢止宗教，也有限度，若并宗教的情緒，殉教的皈依，一併抹殺，也未免太過了。

因此我就毅然決然的把倉田百三的這本譯本拿來付印，覺得與現在的民衆要求藝術的渴望並無違反之處，先說清了這一點，我再來把作者和這劇本出世當時的影響，拿來約略說一說。

作者生於一八九一年，這劇本的出世，是當他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退學之後。我雖和原作者沒有一面之緣，然而當十幾年前的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的學生的思想煩悶，是曾經經過過的，所以倉田氏的撰作此劇的動機，和內心的苦悶，似乎也略略體會得出。

當時的日本，政治入於小康，思想縱橫錯亂之至。大家覺得舊的傳統應該破壞，然而可以使人安心立命的新的東西，却還沒有找着。所以一般神經過敏的有思想的青年，流入於虛無者，就跑上華嚴大瀑去投身自殺，志趨不堅的，就作了頹廢派的惡徒，去貪他目前的官能的滿足。所以當時——我在日本修學的時候——的一高學生，自殺的，年必

數起，而沈湎於酒色，屢次受了鐵拳制裁，還不能改悔的，一學期中，也總有幾箇。

倉田氏當這一箇時候，死了兩位姊姊，得了不治的肺病，學校也中途退了學，一箇人在南方的禪寺裏養身。靜觀深思，默坐了幾年，對於精神肉體的痛苦，總想設法解脫，打破了無門關，猛然間提筆寫下來的，是這一篇劇本“出家及其弟子”。出版的當時，因為大眾的苦悶，和作者有同樣的過程，他的風行全國，自不必說，並且繼續釀成了一種宗教小說盛行的風氣。

在這書出版後的二三年中，關於親鸞上人的研究及討論的書集，竟出到了百種內外，所以牠的藝術價值如何，暫且不說，即就他的影響的大而且廣看來，也儘可以和歌德的“維特”相比了。

這一種流行熱在日本，現在雖則早已過去，然而“出家及其弟子”，還在年年再版，現在外國的譯本，亦已經有好幾種了。在劇本寥落的中國現文壇上，我想添上這一本譯劇，也未始不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。

這劇本中所表現的親鸞，並不是歷史上已經死

了的熟覺，牠所表現的教義，也不是只念南無阿彌陀佛的教義，在譯者的序內，已經引用了作者自己的言辭說明在那裏，我此地可以不說。不過有一點，是讀了這劇本之後，誰也要感到的，就是他對於耶穌教義的抄襲。這一種抄襲，他用的本來是脫胎換骨的手法，我覺得讀了只有感泣，只有讚美，只有人格偉大的感銘，其藝術的價值，却無關係的。

其次是孫君的譯筆了。孫君在日本高師的英文學系畢業，住日本前後有七八年之久，對於原文的了解，當然可以不必說，就是譯文的流暢，也無愧於作者，間或有一二生硬的地方，是他太忠於原本之所致，原不足為譯者病的。

末了我且介紹這劇本的英譯本，讀者若有意去翻讀英文，也可以互相參證：

The Priest and His Disciples

A Play by Kurata Hyakuzo

Translated by Glenn W. Shaw

是東京神田區三丁目七番地北星堂書店所印行，

定價貳圓伍角。 一九二七年七月逢夫序于上海

原书空白页

譯者序

“出家及其弟子”的原著者倉田百三氏係日本廣島縣人。生於一八九一年。著這書時年僅二十六歲。其時在失戀之後，加以肺病纏身，二姊去世。備嘗人生之煩惱，故求宗教而解脫。

這劇中固然有很多時代錯誤 Anachronisms 和事實錯誤；但對於原書的藝術價值覺得是無損的。倉田氏在“愛及認識之出發”一書中也說：“這書不是嚴密地依據親鸞上人的史蹟而作。我所描寫的親鸞，無論何處總是我的親鸞；因此這劇本所表示的思想，當然不是純粹的“淨土真宗”的思

想。至於所有時代錯誤，我是不介意的。若拘泥於歷史上的親鸞，那末就不能表現我所要表現的親鸞了。而且這書並非爲說明“淨土真宗”或一般宗教的教義而作的。我的趣味中心是在人間種種之心情，和對於這世相之無限深愛。”

這本劇本是在一九一八年出版，截至一九二二年的秋天止已有二百三十餘版，在日本真可謂風行一時了。曾經在東京帝國劇場，有樂座，及大坂的浪花座上公演，博得觀衆熱烈的歡迎。英譯本由 Glenn W. Shaw 氏于一九二二年譯出。

劇名“出家”二字，在中文和日文的用法上，略有不同。中文係專用爲動詞，日文則動詞名詞並用。此處用作名詞，意即出家人，指親鸞也。所謂“弟子”者，即唯圓也。

※

※

※

現在將親鸞及“淨土真宗”的史蹟略說一說：親鸞於一一七三年（南宋孝宗乾道九年，日本承安三年）生於京都附近之日野里。父係藤原有範卿，母

源氏。親鸞四歲喪父。養於伯父。八歲母卒。九歲出家，法名範宴。嗣後潛心研究經書。鑒於當時僧侶之官僚化，貴族化；故自號“愚禿”，棄錦繡之袈裟，而衣墨染之衣。二十九歲歸皈法然上人。三十一歲與當時日本最大氏族九條實兼公之女結婚。三十五歲時遭“念佛停止”事件，充軍於越後。同時‘淨土宗’之主要人物均及於難。親鸞乘機傳教於遠方，而教義大昌，三十九歲遇赦，六十二歲回京都。九十歲卒，時一二六二年也。日本之‘淨土宗’起於平安時代，盛於鎌倉時代。由空也上人，源信僧等開其源，經法然上人而至親鸞集其成。親鸞一派之人名其教為“淨土真宗”（簡稱真宗），實則即根於“淨土宗”也。其教旨以真為主。修行不問出家與在家，娶妻啖肉，在所不論。蓋以成全完備之人，不在人間一般義務之否定，而在靈肉之調和及實行也。親鸞常自謂沈浮於愛欲之廣海，迷惑於名利之大山，固不以高僧自居。常謂無寺可以弘法，無僧可以傳教；故一切宗教儀式，都不注重。唯以一心念佛為得遂往生之正道，現日本全國有真宗寺院一萬九千，信徒逾數百萬。有

“日本眞宗宣傳協會”，月出眞宗雜誌一冊。自倉田百三氏以親鸞爲主人公編此劇後，若“人間親鸞”，“受難親鸞”，“親鸞”等以親鸞爲主人公之小說或劇本，相繼而出者，不下十餘種。

一九二二，十，十五，於東京

※

※

※

這是五年前的舊稿，記得曾在“創造季刊”上登過出版的預告。但是書局中因爲其他大著印刷的擁擠，早把這本原稿丟到字紙簍中了。好容易在五年後的今日，把原稿找出，但原本已經失去。沒法子就是這樣看了一遍付印，自己覺得殊不滿意。怕難免有不妥之處，希讀者指正！再者，此書之出版等等，其間郁達夫先生盡力甚多。謹此鳴謝。

一九二七，一，十五，於上海

序 曲

死 亡 之 物

——某日之幻象——

人 (遊行地面) 我生下來了。浴日光，呼吸大氣生存着。我實在生存着。看啊！那美麗的蒼穹！我赤足所踏實的黑土！生氣勃勃的草木，飛禽走獸，女子之寶貴，小孩之可愛，啊！我願生存！我願生存！(圖) 到今朝我知道種種悲哀。但愈悲愈愛這世界。啊！奇怪的世界啊！我執着於你。可愛的

婆婆啊！我願遊煩惱之林。願千年萬年地
活着。永遠！永遠！

蔽顏者 (出現) 你是什麼東西？

人 我是人。

蔽顏者 那末你就是死亡的生物嗎？

人 我是活着，這就是我所知道的。

蔽顏者 胡說！

人 我父親是死去了。我父親的父親也死去了。
唉！我所愛的很多的鄰人也死去了。
但我不信我是要死的。

蔽顏者 你可是撒嬌嗎？

人 (躊躇之後) 我怕我也許要死。唉！你看透
我的心了。實在呢！我想我也許要死。因
爲我祖先和有智慧的老輩稱他們自己爲
Mortal(凡胎)

蔽顏者 這是真的，你也像禽獸草木魚介一般，同
歸一死呢！

人 你是誰？說這樣有威力的話的你。

蔽顏者 我是侍奉不死者的侍臣，你不知道我的
嗎？

人 我係有點知道……不是，仍是不知道。

蔽顏者 我好像常喚我的名字，近來更常喚了，差不多使我討厭。

人 那末若是你，得罪得很，你的真相請給我
看一次。

蔽顏者 我對於凡胎，對於死亡之生物，不露真相。

人 怎的？

蔽顏者 因為若是我給凡胎看了，我就要因羞恥而死。

人 ‘死亡之生物’這句話我聽起來，聽起來好像含輕蔑之意。

蔽顏者 這是因為死是由於罪惡。無罪者長生。
‘死亡之生物’和‘罪人’是同的。

人 那末人人都是罪人嗎？

蔽顏者 都是惡人。罪的價值就是死。（消滅）

人 現在這人就是他，不錯。到底他是幻像
呢？抑是實在呢？最初我定以他為幻象；
但我漸漸地不相信了，因為那可怕的破
壞力，是極明瞭。若他是實在，到底他是
什麼東西？我願看他的正體。只要知道了

牠，我就不恐懼。因為我知道那可怕的水火的正體，我就因他們本身的法則而使用他們，轉我的碾粉場的車，燒熱我的竈，我願知道他的法則。我願把住他的正體。否則，我的生活常遭驚嚇。我和他相識，固然是我的不幸。但也是我智慧的成長。啊！可怕的他呀！

蔽顏者 (出現) 你又喚我嗎？

人 我願看你的面龐，

蔽顏者 不許。

人 無論如何不許嗎？

蔽顏者 這慾望你過分了。在你眼睛不潔之時，總不給你看。

人 即使我用弓矢射你，也不給我看嗎？

蔽顏者 可憐蟲呀！

人 (伸手欲除去蔽面物)

蔽顏者 這手有禍！(聞遠雷)

人 (跪下)

(幻影之列出現)

蔽顏者 看啊！

人 鳥獸匍匐之列經過。鷲追鳩。狼捉羊。蛇噬蛙。在陣前騎着馬，冠甲冑，負弓矢的，看來好像人。

蔽顏者 他率領全列。

人 他是征服者。

蔽顏者 可憐中之最可憐者。

人 啊！用刺馬輪踢着馬的全隊突進呢！（兇暴之樂作）完全像颶風一般，那樣迅速，到什麼地方去的呢？

蔽顏者 到滅亡。到凡不知我者所到的地方去。

人 哦！

（行列通過。如暴風之樂漸靜止而爲幽靜之調。新幻影出現）

蔽顏者 看呀！

人 這是青年男女呀！男人用粗腕抱住女人。女子埋首在男人胸前。玉一般的肩上升着黑髮，她定是醉心於甜蜜的歡音。

蔽顏者 仔細看！

人 （熱視）啊！她哭着呢。男人放開女子，嘆着氣，寂寞的面龐！